

融媒时代《新闻联播》主播的 符号重构与生产变革

◎ 詹晨林

摘要：作为国家意志的人格化符号，《新闻联播》主播一直以稳定、单一的符号系统，服务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持续推进，《新闻联播》采取一系列改革动作，使得播音员符号表征在视觉、听觉方面同时产生鲜明变化，其符号意义从单一的政治维度转变为以政治意义为核心，行业权威、时代偶像为重要补充的“一体两翼”立体符号系统。符号重构背后，是国家媒体应对传播格局扁平化，主动作为，通过变革生产体系，充分激活“人”的节点传播效能，以自身现代化变革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新闻联播》；主播；符号重构；生产变革；国家治理现代化

自1978年正式开播以来，电视栏目《新闻联播》就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的产物”^①。作为栏目的直接发声者，播音员与栏目高

度绑定，成为国家意志的人格化符号，服务国家政治宣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联播》播音员“作为政治符号的仪式性功能要大大超过作为新闻

[接上页]

四、结语

节目主持的发展需要解决好媒介技术、主持技艺和文化生态之间动态互联的关系，三者的更新、发展和联结将共创更具活力和前景的媒介生态。当前节目主持范式已成为中国媒介生态基础，广电媒体凭借拥有专业的节目主持人才和资源优势，占据重要媒介生态位，应发挥优秀主持人节目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推动媒介生态向更加平衡、丰富、和谐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美]米歇尔·希尔穆斯、王敦、程禹嘉：《广播与想象的共同体》，《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②陆锡初：《节目主持人导论》，第39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吴郁：《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75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张明新：《媒体竞争分析：架构、方法与实证——一种生态位理论范式的研究》，第39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Callon Michel.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32(1_suppl):196~233.

⑦Charlie Beckett, Mira Yaseen. *Generating Change: A global survey of what news organisations are doing with AI* [OL].[2024-07-12]. <https://www.journalismai.info/research/2023-generating-change>

⑧高贵武、赵行知：《进化中的异化：人工智能主播的言说之窘》，《传媒》2023年第4期。

⑨袁铭：《小龙：首位虚拟主持人的功夫》，《大众电影》2005年第3期。

⑩王怡：《虚拟主持人在综艺节目中的功能与接受度研究》，《中国电视》2023年第1期。

（作者系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频率副总监）

（责任编辑：秦鲁菁）

节目构成元素的专业性功能”^②。

互联网技术拆解了新闻业曾经坚固的职业壁垒，公众大规模参与新闻生产，线上线下融合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新闻正在演变成一种公共生活”^③。面对权威性、主导性的削弱，《新闻联播》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动作，从单独的电视栏目拓展为大小屏一体联动的时政类融媒新闻产品。主播本人也不时成为热点人物，引发网络热议。在媒体融合改革进程中，《新闻联播》主播的符号表征和意义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标杆，这种符号生产变革如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更好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

一、形声共举：《新闻联播》主播符号表征变迁

（一）视觉形象：从庄重转向规整

《新闻联播》主播的视觉形象一直保持着庄重大气的风格，出境场景限定在《新闻联播》演播室内，以腰部以上固定画面为主。主播外形端庄持重，服装主要为干练简洁的职业套装，显现出制服服装的特性；播音时身姿体态、表情变化都较小，主要通过眼神传递情感。

当主播离开作为电视栏目的《新闻联播》，其视觉形象随之发生改变。《主播说联播》采用竖屏模式拍摄，主播的微表情被放大，身姿体态更为轻松自如，还时常用握拳、竖大拇指、比心等手势动作来强化表达。在参加真人秀、直播等节目时，主播则通常穿着休闲便装，并引入手持、自拍等拍摄手法，画面背景里还不时出现抢镜“穿帮”的工作人员，既削弱了严肃感，又保持了规整性，实现“前台”与“后台”合理差异化。

（二）声音体系：从权威转向规范

在文本内容方面，《新闻联播》的稿件以各类中央决议、政令文件以及领导人政务活动、指示意见为主，主播的声音必须与文本严格一致。在这种绑定关系里，观众很容易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主播说的话等同于中央指示，主播由此获得极高的话语权威。

当《新闻联播》主播进入跨平台、跨节目创作，其语言文本随之发生变化，内容上进行通俗化处理，风格上从严谨的书面语表达转向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口语表达。例如在《主播说联播》中，

主播们灵活运用民间谚语、俗语、方言以及网络流行语，打造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金句。语言文本的多样化打破了主播与国家在政治身份上的隐性重合，转而强调主播个体角色。

在声音形式方面，《新闻联播》的播音方式以宣读式、播报式为主，集中体现“播音腔”的表达特点。以“字正腔圆”为核心，要求主播的声音明亮圆润，字音绝对准确，口腔与气息控制力度强，这样的播音“不仅隐含着时代的高度、历史的厚度，还呈现着大国的风度”^④。与“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⑤达成高度一致，形成了“完美的国家主义声音美学”^⑥。

当主播进入不同平台、不同定位的节目，其声音形态便需要随之落地。例如《主播说联播》出于移动传播模拟近距离人际传播的需要，普遍采用弱控制的声音技术，以较为松弛的声音状态进行新闻评论。在语态上，规范地“说”取代了权威地“播”，加上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烘托，迅速引发网友关注。

二、“一体两翼”：《新闻联播》主播符号系统重构

大众传播时代，播音员们排除任何产生意义干扰的可能性，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新闻播报，将自身符号意义指向最终的政治隐喻——“国家意志”。进入融媒时代，经过外在的表征变迁，《新闻联播》主播的符号意义被重构，从单一政治维度，提升为涵盖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多维立体结构。

（一）“国家代言人”的政治身份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闻联播》演播室、导播间，与编播团队亲切交流。《新闻联播》开播4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指示。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指出，进一步办好《新闻联播》、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工作。^⑦变革时代，这种高度的稳定性成为栏目基石，延续《新闻联播》主播“国家代言人”的符号意义。

网端方面，系列衍生IP产品《主播说联播》《大国外交最前线》等均以《新闻联播》时政内容

为核心。主播承担的其他工作大多与《新闻联播》赋予的话语权威有密切关联，例如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国庆阅兵报道主持人、奥运会开幕式解说等，多为大型国家仪式活动。即便参与直播销售，也是特殊语境下国家媒体责任体现。因此，《新闻联播》主播符号的首要意义依然是富有政治意义的“国家代言人”。

（二）“行业领军人”的专业权威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⑧当人们发现《新闻联播》主播确实具有无可匹敌的专业水平时，自然会对其产生尊重与信服之情。

在《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字字千钧、秒秒政治、天天考试”依然是不可颠破的“金标准”。《新闻联播》播音员超长口播零失误屡上热搜，康辉的1小时零1分钟口播，刚强的27分钟口播，都成为业务经典。在完美挑战标准播读苛刻要求的同时，播音员们也能在《主播说联播》里驾驭网络化的评论语态，“高大上绝不低姿态，该接地气绝不端架子”^⑨。康辉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点评嘉宾，更是象征着专业领域共同认可其权威地位，树立起“行业领军人”的符号意义。

（三）具备“榜样人格”的时代偶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模型，既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又具有较强的性格特质，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体。通过节目内外的自我展示，《新闻联播》主播树立起堪称榜样的理想人格形象，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偶像。作为行业榜样，他们认真工作、努力进取，例如阅兵报道期间，康辉和海霞边吸氧边播音的幕后细节吸引大量关注。作为事业伙伴，他们关系亲密，康辉和朱广权不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主播们还通过社交媒体、出版自传、参与真人秀节目等方式展现个人经历，诚恳讲述生活与事业的考验，抒发人生感悟，塑造人格形象。

《新闻联播》主播是具有高权威性、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人们很容易在他们身上投射自己对“理想人格”的期盼，也更愿意相信他们就是“人格榜样”。因此，当他们的人生经历贴合社会主流

价值观，体现出榜样价值时，很快会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与认同。

三、符号生产变革：以“人”为媒，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闻联播》伴随改革开放而生，“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族”^⑩。2022年，平均每天依然有1.1亿人通过上星频道收看《新闻联播》。^⑪《新闻联播》因此被视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主播符号表征和价值体系变迁的背后，是作为符号生产者的国家主流媒体守正创新，以自身现代化变革，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一）激活传播节点，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意义是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编码和解释的一种既定的秩序。”^⑫在福柯看来，话语秩序的改变来源于权力关系的变动，而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关系，各个主体在经过不断的协商、较量之后，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关系。当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动，符号编码、解释的既定秩序随即发生变化，最终表现为意义重构。当前，通过网络技术赋权，作为解释者的观众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通过有意无意地忽视、解构来稀释其影响力、传播力，符号编码与解释的秩序随之变动。《新闻联播》作为“新闻文本对政治现实的符号建构典范”^⑬，其主播符号体系不是孤立的表意符号，而是一整套关于国家权力的陈述，一旦其符号意义失控，将对党和国家声音传递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自诞生之初便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灵活调整方式，不断满足时代需要。坚持舆论引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面对舆论阵地向互联网空间的大规模转移带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动作为，以攻为守，再造《新闻联播》生产体系，创建包含《联播+》《时政新闻眼》《上联播啦！》《联播一瞬》等多种新媒体产品的系列IP矩阵。在节目创新的过程中激活主播作为信息节点的传播效能，主动重构《新闻联播》主播的符号意义与价值

体系，抢先一步阻击了网络舆论场对权威符号的消解，以新闻传播的专业升级提升舆论引导力，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二) 连接双向交流，促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
当前，国家治理出现明显的媒介化趋势，媒介、社会和国家逐渐呈现一体同构的特点，带动国家治理模式逐渐从科层制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型。融合媒体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成为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拉平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

作为国家权威信息发布的第一平台，《新闻联播》的主动作为无疑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主播以其人格形象，成为国家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互动、缝合裂隙的关键。《大国外交最前线》里，他们作为现场记者，代表民众进入“国家”场域，第一视角亲历国家外交活动；《主播说联播》里，他们作为评论员，更多关注那些与《新闻联播》存在选题错位，但具有较高网络热度的事件、话题，通过提供权威信息，发布主流意见，释放政策信号，深入各个层面，帮助甚至参与公共事件的处理。双向发力，借助互联网扁平化的传播特质，发挥人格化传播的优势，搭建起沟通庙堂与市井的交流平台。

扁平并不意味着无序，只是更需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行引领。从庙堂到市井，场域之间的巨大势差，决定了《新闻联播》主播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大人格特质的IP符号，超越大众传播时代“人格化”传播的需要，以鲜明的个体身份参与传播，以自身为桥梁，统合社会各方意见，组织不同社会力量，“驱动社会治理走向沟通协商、协同共治”^④，构建多元治理结构。

四、结语

国家是人民公共利益的总代表者，^⑤身处《新闻联播》这一特殊平台，主播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又是连接不同群体的黏合剂，其连接力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节点可比。当前，《新闻联播》主播的符号重构和生产变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同时也面对诸多挑战。在产品线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栏目IP与主播IP之间的关系，形成既相对一致又具有差异化的特质区间；如何调适选人用人机

制，针对播报能力、评论能力、报道能力的多维需要，对主播队伍进行梯队式、差异化培养和使用；对于主播而言，如何提升自身的个性化评论能力、内容创作能力，都是下一步必须思考的问题。^⑥

注释：

①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第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③常江：《〈新闻联播〉简史：中国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交互影响（1978—2013）》，《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

④骆正林：《新闻传播生态变革与职业媒体主流身份的再确认》，《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⑤张颂：《播音主持艺术论》，第32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齐越：《献给祖国的声音》，第8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⑦张阔：《现代国家声音系统的生产和消费》，载于《媒介批评 第一辑》，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慎海雄：《坚持思想引领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攻为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栏目开播4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23年第5期。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78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⑩康辉：《在〈新闻联播〉工作的几个难忘时刻——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栏目开播4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电视研究》2023年第5期。

⑪李挺：《站在时代的前沿——写在〈新闻联播〉创办20周年之际》，《电视研究》1998年第2期。

⑫刘楠：《唱响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最强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栏目开播4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电视研究》2023年第5期。

⑬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⑭龙小农、杨涵：《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闻爱好者》2024年第4期。

⑮[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第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庄鑫）